

乔治·桑文集

维尔梅侯爵

王聿蔚译

GEORGE SAND



乔治·桑文集

维尔梅侯爵

王聿蔚译



GEORGE SAND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 本 序

一八六〇年，已在诺昂乡间安度晚年，但仍在孜孜不倦地进行写作的乔治·桑又推出了她的一部重要作品《维尔梅侯爵》。这部小说开始先在《两世界》杂志上分四次连载，次年又合为一册在巴黎出版，当即销售一空。不久以后，在她的好友、《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的帮助下，乔治·桑又把它改编成剧本。一八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维尔梅侯爵》一剧在巴黎举行首场演出。虽然那一天天气异常寒冷，而且下着大雨，但是在奥德翁剧院前面的广场上仍然挤满了排队买票的人群。据目击者记载，这次演出“获得了空前奇特的成功”，演员一次又一次地谢幕，人们拚命地喝采、唱歌，剧场里几乎酿成一场骚动。而当作者乔治·桑本人在剧院里出现的时候，这场“骚动”又达到了高潮。她在她的一批朋友们的簇拥之下接受观众的欢呼致意。应当提及的是，那些象众星捧月似的聚集在她的周围的朋友们，几乎个个都是在法国文学史上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杰出的文学家，他们中间有福楼拜、圣勃夫、勒南、戈蒂埃、龚古尔兄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维尔梅侯爵》从小说到戏剧在当时所受到的高度重视和热烈欢迎，跟作者早年的那些作品曾经激起的巨大反响相比，丝毫也不显得逊色。

然而，凡是熟悉或了解乔治·桑的生平和创作的人，在读

过《维尔梅侯爵》以后都会发觉这部小说和作者以往的作品有着显著的差异。在《维尔梅侯爵》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以极其亲切安详的口吻向我们叙述了一个传奇式的、美好动人的故事，其中既有古老家族的兴衰，也有纯真爱情的悲欢，男女主人公都是那么高尚坚强，宽厚无私，他们虽然也历尽种种艰难波折，然而故事的结局却是那么圆满幸福。读者们想必还记得作者早年的那些作品，它们散发着青春的气息，洋溢着强烈的激情，不仅如此，作者还在她的不少作品中对于当时社会中存在着的种种矛盾和弊病表现出深切的忧虑和极大的关注。而《维尔梅侯爵》呈现出来的却是另一种风格，我们从它那清丽委婉的语言和恬淡宁静的意境中可以觉察到，被人们称为“好心的诺昂老太太”的乔治·桑，她的思想此时似乎已经摆脱了各种各样的困扰而进入了一种有别于以往的新的境界。事实上，乔治·桑本人对于自己作品的这种变化是毫不隐讳的，这里有一个颇有趣味的小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八六〇年前后，即乔治·桑创作她的《维尔梅侯爵》的那段日子，小仲马是她在诺昂乡间别墅里的座上常客。有一天，小仲马又来到诺昂，衣袋里还揣着一本《莱莉亚》，那是女主人在二十七年前，即一八三三年发表的一部小说。见面之后，小仲马便开玩笑似的对她说：

“今天我带来了一本书，这个作者很有才华，不过您也许不认识。现在让我来读一段给您听一听吧。”

于是他打开《莱莉亚》，高声朗读起来。乔治·桑一边听一边评论道：

“非常美，非常动人，不过太冲动了，应该节制一点儿才好……这位作者是谁？我可没有听说过呀！”

小仲马把书递给了她。看见自己的名字，女主人起先感到惊愕，但很快地又恢复了镇静。当客人嘲笑她的健忘时，乔治·桑带着不以为然的神情平静地回答道：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一棵苹果树怎么能时时记得住它二十年前结下的果实呢？”

如果我们把这则轶闻中所含有的调侃的成分撇开，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严肃的事实：那就是此时的乔治·桑需要的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平静安宁的生活，而她在文学创作方面则主张要对作品中的激情适当加以节制。显然，乔治·桑的人生历程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她的思想风貌呈现出了一个新的状态，而她的文学创作也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维尔梅侯爵》就是她在这种思想状态下的产物，也是她这一创作时期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如果我们把乔治·桑在一八三一年发表她独立完成的第一部小说《印第安娜》作为她文学生涯的起点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自那时以后，乔治·桑一直是法兰西社会舞台上和文学园地里的一个极为活跃的人物。她不仅是一位生气勃勃的社会活动家和勤奋多产的作家，而且是巴黎社交场上一位引人瞩目的女性。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她在圣西门主义的门徒勒鲁的影响下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这以后，她又怀着满腔的热情投入了法国各项政治活动，而她在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也成了当时社会的先进思想，即圣西门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喉舌，可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为积极进取、也最奋发有为的时期。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的前夕，乔治·桑正在诺昂乡间埋头撰写她的自传，然而，革命前的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风云激荡

的政治形势扰乱了她的写作生活，她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赶到巴黎，终于被卷进革命的狂飚。出于共同的信念，她与当时名噪一时的革命家们如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民主主义者弗罗孔、革命团体“四季社”的首领阿尔努等人结为好友，彼此之间过从甚密，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探讨当前的政治形势，并且制定革命的计划。更为难得的是，她还积极支持法国工入运动的活跃分子如阿格里戈尔、伯狄埃的各项活动，同时又与当时著名的劳工诗人查理·彭斯、玛尔、吉利昂等人保持密切的联系。二月革命取得了成功，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乔治·桑对此感到由衷的振奋，她天真地认为自己的美好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甚至表示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她除了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政论文之外，还编印了几本无产者的诗集和论文集，她亲自为这些出自“卑贱者”之手的诗篇撰写序言，讴歌“人民是强有力的子孙，是智慧、力量、精神的青春，也是不可扑灭的火种”。她还预言“要使古老的法兰西精神复活，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然而，乔治·桑对于革命的看法虽然未免有些天真，但她毕竟还没有一味地沉湎于幻想之中，她敏锐地感受到革命后的局势已经变得愈来愈严重。果然，共和国成立不到四个月，它的统治者便把杀人的屠刀砍向巴黎人民，声势浩大的六月起义遭到了无情的镇压，巴黎的街垒上再一次地染遍了工人的鲜血。乔治·桑的政治理想被严峻的现实击得粉碎，她又一次回到了诺昂的乡间。

不过，乔治·桑虽然从此远离了巴黎的政治斗争，却并没有停止对于人生的探索。她对于政治活动的热情逐渐减弱，但也并没有放弃对自己的理想的追求。她在沉思中似乎悟出了这样一个她自己认为非常正确的道理：即要不遗余力地张扬现实生

活和人类感情中的那些真、善、美的东西，用它们来打动读者，净化读者。倘若人人信奉真、善、美，摒弃假、恶、丑，那么，她理想中的世界，一个充满爱和宽容的世界，就会成为现实。正如她在给福楼拜的信中所说，“尽量朝远处看：好的、坏的、近旁、周围、远处、四处；注意一切明显和不明显的事物不断地被善、好、真、美的必然性所吸引的情势。”为此，她日以继夜地进行写作，把她的美好理想同诺昂乡间优美的自然风光糅合在一起，编织在她那些宛似一曲曲田园牧歌的小说里，去打动读者的心灵。对于乔治·桑的这种人生态度和艺术追求应当予以怎样的分析评价，本文在此无需赘述。这里想强调的只是，正因为如此，乔治·桑的心中不复再有那曾经令她骚动不安的激情，她的心境已经平静下来。特别是到了晚年，她的生活过得十分安宁自然，除致力于文学创作之外，她还象慈母一样爱护、提携后起的作家，关怀照料环绕在膝下的儿孙，因此当地的人们都把她叫做“好心的诺昂老太太”。此时的乔治·桑曾在日记里对自己做过这样的总结：“我始终信仰、虔诚地信仰上帝。人生是永恒的——总有那么一天，科学将会战胜邪恶，而爱情又将使科学焕发出光彩。可是，人类社会中的那些大人物们，那些信条，那些被人崇拜的偶像又将何在呢？好啦！我已经超越这一切，我已经进入宇宙万物之中了。——这就是我。”

读一读《维尔梅侯爵》，我们便会发现，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作者的这种心境的最好注解。

《维尔梅侯爵》是一部略带传奇色彩的爱情小说，其中心内容则是乔治·桑的作品中所常有的主题，那就是爱情应当超越传统观念的束缚，应当摆脱阶级地位的障碍。它的故事情节并

没有什么新奇之处，而是象不少传说中的爱情故事一样，恋爱的双方一个是门第高贵、才貌双全的贵族少爷，另一个是家境贫寒、容貌美丽，但却生性孤傲的少女，他们的结合自然引起了贵族家庭的阻挠和反对。男女主人公在经历了不少磨难之后，终于如愿以偿，结为终生伴侣。乔治·桑通过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近似于公式化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她一贯的思想，即人生来是平等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旧的传统观念终究是要被抛弃的，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门第的高贵，婚姻和爱情的基础应当是彼此之间的理解和爱慕，而不是什么阶级地位的平等和财产多寡的攀比。应当说，这种看法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然而，乔治·桑毕竟是一位曾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拼搏挣扎过、并且具有几十年的创作生活史的小说家，在我们看来，她晚年的作品理当对于现实有着更加敏锐的感受，对于生活有着更加深刻的反映。倘若我们以这样的尺度来衡量《维尔梅侯爵》的话，那么，这部作品显然还缺乏更加广阔的社会内容，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维尔梅侯爵夫人的形象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侯爵夫人是本书男主人公维尔梅侯爵的母亲，是一位心地善良，但思想却极端保守的贵族老妇人，她那高贵血统的优越感和顽固的传统观念成了儿子和贫家姑娘卡罗琳恋爱的最大阻力。她认为贵族血统里出来的人“一旦长大成人就不可能低人一等”，他们只能是、而且永远是上等人。反之，不具有这种高贵血统的人，哪怕他们再富有，也只能是一伙“自命不凡”的、怀有“新的偏见”的暴发户，而在她眼里，这班“无耻之徒永远不可能真正有一颗高尚的心灵”。显然，作者是把这位老妇人作为这一对真诚相爱的年轻人的对立面来描写的，对于她身上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乔治·桑本人显然是不赞成，甚至是深恶痛绝

的。她在小说里把这位尊贵的夫人塑造成一个四肢瘫痪、行动不便的残疾妇人的形象，明显地带有某种讽刺性的象征意义，表明了她所代表的那个封建阶级日益衰败、没落的厄运。然而，作者却没有把她的人物和她的故事放在更加广阔的社会环境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来描绘，这就使她在挖掘作品人物的思想内涵方面缺乏应有的深度。侯爵夫人最后虽然终于摆脱了偏见，答应了几子的婚事，但是从作品故事情节的发展来看，这种转变并不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冲击的结果，而主要是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那种纯洁、完美的高尚品格的感化作用来完成的。更进一步而言，在作者看来，新旧思想的矛盾冲突，新的思想战胜旧的偏见，可以不必使用彼此交锋的办法来实现，而只要充分发挥那些具有新思想的人物身上的“真、善、美”的人格力量就可以大功告成了。显然，这与作者晚年的人生哲学和思想境界是相一致的，同时，我以为这也是本书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或多或少患有一点“贫血症”的主要原因。

同这部作品中的贵族人物的形象对比起来，几个平民的形象则显得相当的丰满。乔治·桑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大众总是一往情深，她在作品中常常把自己的这股深情寄托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在《维尔梅侯爵》中，贝拉克夫妇就是生动的一例。这一对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农民，只因为早年在卡罗琳娜的家中做过仆人，便一直象慈父慈母似的悉心照料卡罗琳娜姐妹二人。他们的言谈举止看上去非常粗俗，而且很不得体，但是他们天生一副善良的本性和侠义的心肠，为了帮助别人，他们可以奋不顾身，可以罄其所有。在作品的后半部，女主人公卡罗琳娜为躲开维尔梅侯爵的苦苦追求，只好避居乡间，住在贝拉克夫妇的家中，作者在这儿章里的描写是十分感人的。在她的笔下，

贝拉克夫妇的坚强、粗犷的形象同他们生活其间的高山峡谷的挺拔、壮阔的乡野景色和谐地融为一体，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强调一下，这部作品中的自然景物描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作者常常使用整段整段的篇幅对法兰西中部高地的绮丽景色进行酣畅淋漓的描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篇章是乔治·桑的全部创作中最精采的片段之一。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我们也常常看到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写，不过它们往往会给人以“刻意求工”的感觉。而乔治·桑却不同，她在《维尔梅侯爵》中象讲述故事似的操着平缓的语调向人们娓娓清谈，时而天上，时而地下，时而高山，时而大河，她把一片如此奇异险峻的山乡景色竟然描绘得这般恬静秀美，而且毫无人工斧凿的痕迹，这除了归因于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之外，还因为作者巧妙地把自己的主观感情不动声色地倾注在她所描绘的自然风物中，使读者在不知不觉间受到了感染。我们可以这么说，《维尔梅侯爵》之所以被认为是乔治·桑的一部佳作，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些出色的、极富特色的景物描写。

当然，《维尔梅侯爵》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此。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居斯塔夫·朗松在论述乔治·桑的时候，曾经把她一生的文学创作分为四个时期，即“激情小说”、“民主主义小说”、“田园小说”和“浪漫小说”。我认为这一看法是颇有见地的，而且基本符合作者的实际情况。乔治·桑前三个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品分别为《莱莉亚》、《木工小史》和《魔沼》，而她的第四个，也即最后一个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品，就是这部《维尔梅侯爵》。乔治·桑是一个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精力非常旺盛的多产作家，直到她的晚年仍然写出了大量作品，而在这批统称为“浪

漫小说”的作品中，《维尔梅侯爵》是成就最高，也是最有影响的一部，因此它在乔治·桑的创作中占有独特的、不容忽视的地位。《维尔梅侯爵》的意义和价值，我以为就在这里。

译 者

一九八八年夏于上海

第 一 章

写给卡米尔·欧特蓓尔夫人的信（经由布卢瓦，寄往D
……）；

亲爱的妹妹，别为我担心，我已经来到巴黎，一路平安，也不感到劳累。我已经睡了好几个钟头，现在梳洗已毕，又喝了一杯咖啡，过一会儿，我要坐马车去（拜访）达尔格拉德夫人，她就可以把德·维尔梅夫人介绍给我了。今天晚上我还要给你写信，把这次正式会见的结果告诉你，不过我还是想草草写几句话先寄给你，为的是让你放心，不要为我在外奔波，和为我的健康担忧。

象我一样鼓起勇气来吧，我的卡米尔，一切都会好的；上帝是不会抛弃那些相信他、并且尽一切力量来维护他那仁慈的神佑的人们的。在我下定决心后，我感到最痛苦的，就是你和你的小宝贝们的盈盈泪水。每当我想到这一切，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泪如泉涌，可是我们非得这样做不可，你懂吗！你的身边有四个孩子嗷嗷待哺，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坐视不管呢。既然我天不怕地不怕，身强力又壮，再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对你、对仁慈上帝的那四个可怜的小天使的一片爱怜深情之外，我没有其他的关系了，我应该离家，外出谋生。我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请你放心吧。不要

思念我，也不要可怜我，请你支持我的行动吧，我要求于你的仅此而已。为此，亲爱的妹妹，我深情地拥抱你，拥抱我们可爱的孩子们。你在他们面前谈起我时，不要把他们弄得哭哭啼啼，不过，我还要请你尽一切努力别让他们把我忘却，因为，如果他们忘记了我，我会感到非常痛苦的。

卡罗琳娜·德·圣冉奈

一八四五年一月三日

写给卡米尔·欧特蓓尔夫人的第二封信：

大功告成啦，了不起的成功呀，亲爱的妹妹！现在我已经从我们这位高贵的夫人家里回来了，你马上就会看到，我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既然我还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这也许是最后一个自由自在的夜晚了，我将充分利用它来向你叙述这次会见的情况。我似乎觉得，我现在又坐到了你的火炉旁边和你谈天说地，我的一只手晃动着夏尔罗的摇篮，另一只手在逗莉莉笑。亲爱的小宝贝啊，此时此刻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想象不到，我如今正孤身一人蜷缩在一家小旅馆的寒伧房间里面吧，这是因为我怕给达尔格拉德夫人添麻烦，所以才找了一家小旅店借以安身，不过，等到了侯爵夫人家中之后我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啦，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孤寂的夜晚并不坏，我可以安静地沉思冥想，可以想念你们，没有任何人来打扰我。再说，我连想也没有想过会给我安排好一个安乐的住所，我这样做是很对的，因为达尔格拉德夫人根本不在家，我只好独

自一人大着胆子去拜见德·维尔梅夫人。

你曾经嘱咐过我，让我把她的形象向你描绘一番：她大约六十岁左右，不过她身有残疾，很少离开她坐着的那把扶手椅，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她那副痛苦的面容，使她看上去要比她的实际年龄大十五岁。也许她从来就不是一位美人儿，也谈不上有什么苗条的身段，但是她的面庞富有表情，而且带有显著的特征。她长着棕色的头发，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相当的冷酷严厉，不过却显得真诚坦荡。她有一只鼻梁挺直的鼻子，它长得过了头，一直垂到嘴巴上，那张嘴本来就很难看，虽然如此，看上去还是显得过大。她的嘴巴平日总带着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然而当她微笑的时候——她这个人动不动就会发笑，她的整个脸庞便显得那么开朗、可亲。我对她最初的印象和最终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我觉得这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妇人，我的这一看法不是信口开河，是经过考虑的，她性情活泼，更富有胆识。她的言谈幽默风趣，而且饶有深意。总之，她的一切跟达尔格拉德夫人对我们谈起过的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当人们把我带进她的房间里时，她正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她颇有风度地让我坐在她的身边，下面就是这次谈话的大致情况：

“我无比尊敬的达尔格拉德夫人曾经向我大力推荐过您。我知道您出自一个卓越的家庭，您性情高尚，生活无可非议。因此，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能够相互理解，意气相投。为此就必须做到两件事：第一，我给您的帮助能够使您感到满意；第二，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不要太截然不同，因为这也许是人们经常产生矛盾的根源。现在我们来谈一谈

第一个问题吧。我每年都给您一千二百法郎。”

“这人们已经对我说过了，夫人，我收下了。”

“有人告诉我，您也许觉得这些钱还不够用。”

“要满足我眼下的需要，钱是少了点儿，这是实话，不过，夫人对于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既然如此，我只好这样……”

“请您坦率地说吧，您认为这些钱还不够您花的吗？”

“我说不上。它也许已经超过了我的工作报酬。”

“我并没有这样说呀，而您，您是出于谦逊才这么说的，然而，您难道不担心这不够维持您的生活吗？请您不用着急，一切都包在我的身上；您在我家里只消花费梳妆打扮上的开销就行了，至于我，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苛求。您是不是很喜欢梳妆打扮呢？”

“是的，夫人，很喜欢，不过我会有所节制的，因为您在这方面一点儿要求也没有。”

我的回答如此真诚坦率，侯爵夫人似乎感到惊讶。也许，我本不该象平日所做的那样随随便便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她停了一会儿才又接下去说，后来她笑了，对我说：

“啊，是这样！您为什么要喜欢打扮呢？您年轻、漂亮、家境贫寒，您不需要、也没有权利把自己装扮得花里胡哨呀？”

“我在这方面的权利实在少得可怜，”我回答说，“正如您看到的那样，我就是这样的朴素。”

“这太好了，不过，您会为自己不再打扮得漂亮一些而感到难过吧？”

“不，夫人，我一点儿也不难过，因为事情本来就应当是

这样的。我已经发觉，我对您说我喜欢梳妆打扮，我的这种说法是失礼的，它使您对于我所持的理由了解甚浅，我请求您只把这句话看作是我这个人表里如一吧。您询问我的情趣爱好，我在回答时就好像我有幸是您的老相识似的，这也许是有失体统的，我请您对此多多原谅。”

“这就是说，”她又说，“如果我了解您的话，我就会明白，您将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地接受处在您的地位而不得不做的那些事情？”

“是的，夫人，一点儿不错，正是如此。”

“好啦！您这样的有失体统——如果这也是一种有失体统的话，是决不会让我生气的。我喜欢真诚，它高于一切；我爱它，也许比爱理性还要热烈，我恳求您做到襟怀坦白，心口如一。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做出决定接受如此菲薄的酬金，来陪伴一位残废的，也许是讨人厌的年迈妇人呢？”

“夫人，首先是人们曾经告诉我，您富有才智，心地善良宽厚，因此，我并不相信生活在您的身边会感到厌烦；其次，即使我可能会感到非常痛苦，我也宁可一切逆来顺受，而不愿呆在家里无所事事，这是我的义务。我的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但至少我妹妹的婚事还是相当的不错，我同她在一起生活，自己也心安理得；可是，她的丈夫——我们一家人舒服自在的小康生活全靠着他的工作——在经历了长期而又惨痛的疾病的折磨之后，最近去世了，这场疾病耗尽了家里的全部积蓄。这样一来，自然就应当由我来负担妹妹和她的四个孩子的生活。”

“就靠着这一千二百个法郎吗？”侯爵夫人叫了起来。

“不，这是不行的。啊，我的上帝！达尔格拉德夫人并没有对我提起过这一切呀。也许她生怕不幸的人会引起人们的猜疑，可她看错了人。您这样赤诚忠心，我非常感动，如果说我们彼此之间是合得来的，那么我很愿意让您能够感受到我对您的尊重。请相信我吧，我会尽力而为的。”

“啊！夫人，”我回答说，“不管我是不是能有使您中意的福气，请让我感谢您如此善良的心地！”于是我万分激动地吻她的手，她并不觉得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可是，”她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对自己这种突如其来的念头表示怀疑，然后又开口说道，“要是您这个人很轻薄，有点儿爱打扮呢？”

“我既不轻薄，也不爱打扮。”

“我也希望不是这样！不过您长得非常漂亮。这一点人们事先也没有对我说起过，我越看您，就越觉得您非常的美。这倒使我有点儿担心，我不想把这种看法瞒住您。”

“为什么呢，夫人？”

“为什么？对，您问得很有道理。丑陋的女人总是自以为很漂亮，她们一心想取悦他人，因此越发让人啼笑皆非。也许，您最好还是能够具有讨人喜欢的本领，……只是但愿您不要滥用它。好吧，您是不是可以象个相当好的姑娘、相当能干的女人那样，对我稍微谈一点您以往的生活呢？您是不是有些浪漫史啊？对啦，有的是吗？不可能没有？您今年二十二、二十三岁了……”

“我已经二十四岁了，我没有什么别的浪漫史，只有一个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完的经历。我在十七岁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男人向我求婚，而当他得知我的父亲留